

绘图施公案

一
函
九
册
函

繪圖施公

案五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第二十回

張桂蘭被劫如蜡廟
老褚標追捕水龍窩

第十九回

漕督府老褚標獻計
招賢鎮金大刀曹奉

第十八回

因驚成病弱女全身
見色貪淫負娘慘死

第十七回

淮安府鄉民告狀
蛇蜡廟巨寇行兇

第十六回

再開棺甘為佐證
重對質立破沈冤

第十五回

抱布買絲賢臣私訪
叩門投宿豪士洩機

第十四回

一官拚集賢令開棺
雙履招來冤民出獄

第十三回

風捲麻裙含冤待白
塵埋繡履抱屈難伸

第十二回

繳印信人傑立功
敬祠神賢臣敘祭

第十一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壯士回署頒兵

第十回

黃天霸失破摩天嶺
賀人傑火燒凌虛樓

第九回

李公然再往摩天嶺
賀人傑初探凌虛樓

第八回

余成龍誤留賀人傑
施賢臣獨遣李公然

第七回

余成龍激走褚標
賀人傑智誘任勇

第六回

張桂蘭緩語勸人傑
褚壯士賄地訪成龍

第五回

施賢臣去失印信
衆英雄議訪強人

第四回

賀人傑神技取風旂
余成龍巧智盜印信

第三回

黃天霸仗義撫孤兒
施賢臣誠心留壯士

第二回

褚壯士一意順施公
賀人傑千里投天霸

第一回

老褚標暗約黃天霸
張桂蘭巧拏曹德功

第二十一回

水龍窩眾寇遭擒
招賢鎮強徒示眾

第二十二回

韓侯廟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歲活遭殃

第二十三回

柳溪村李公然訪案
陶家廟賀人傑贈金

第二十四回

賀人傑有心盜員外
李公然無意救公差

第二十五回

安人好德妻子陳情
惡霸驚心英雄得意

第二十六回

施賢臣因公參縣令
朱壯士拔義救書生

第二十七回

報水災賢臣查賑
勘河道父老攔輿

第二十八回

黃天堪怒擒水怪
何路通獨探龍窩

第二十九回

假水怪抗敵盡遭擒
真妖魔待人方出現

第三十回

斗姥閣放膽獨降妖
殷家堡同心議剖餉

第三十一回

失餉銀關泰受傷
急頒兵計全報信

第三十二回

國法難容典師問罪
天良不昧遣書通情

第三十三回

賽仁貴獨擋護莊河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

第三十四回

雙槍手巧敵關小西
一聲雷嚇退金大力

第三十五回

何路通一探護莊河
黃天霸二打殷家堡

第三十六回

賀人傑巧計敗賽花
郝素玉軟鎚打殷勇

第三十七回

發號令再渡護莊河
決夜戰三打殷家堡

第三十八回

思罷戰馳信請良朋
怨求和甘心許幼女

第三十九回

朱光祖力主和議
施賢臣慨諾姻緣

第四十回

斗姥閣放膽獨降妖
殷家堡同心議剖餉

新出五續施公案清列傳卷一

第一回

褚壯士一意順施公

賀人傑千里投天霸

前集中已說到施公將落馬湖猴兒李配等人拏獲就地正去後即赴淮安漕督本任。按印任事。豈是風清弊絕廉正自持。那些候補實缺人員內有一二貪贓枉法的見著施公恩威并至嚴厲難犯也不敢輕試一嘗。趕將從前積習痛除殆盡。加以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李崑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以及張桂蘭郝素玉這一班男女武士將個個宮感施公恩德無不盡心竭力幫著施公為地方上除暴安良。代國家出力。以致道路傳談皆言施公清廉正直。這且不表。且說褚標自黃天霸去褚家莊打聽落馬湖消息以後。褚標逐日探訪。後來知道施公業已救出猴兒李配俱已拏獲正法。又聞施公已赴漕督本任。此時褚標就想前去淮安。忽有他個至好的舊友道從淮安到來順道來訪。褚標便留他便飯席中談起施公許多好處。褚標聽了恨不得即刻前去看看施公的新政。因此決計前去。他那個朋友過了一日也就他往褚標打點了行裝。又買了好些土產。諸事停妥。這日帶了一個莊丁家裡現成的驛車將所有行李各物裝上車子。又帶了防身的兵器。帶著莊丁趕動驛車直往淮安進發。不一日已至淮安。褚標並不另往客店。一直就往總漕衙門而來。在轅門外將驛車停住。叫帶來的莊丁看守。他却進了頭門。也不問清白大踏步直往里走。那轅門上文武巡捕官見著褚標那種樣兒。頭帶灰色毡帽。身穿土布大袍。腳著班太監布百納鞋。腰繫一根藍布束腰。黑黑的面龐。兩道濃眉。一雙圓眼。大鼻梁。潤口。領下一部銀一般白鬚。雄糾糾走了進來。不知他是個甚麼人。遂上前喝道。你這老頭子。好不知進退。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會見轅門口挂著虎頭牌。上寫督轅重地。快走出去。說著就有好兩個親兵前來趕他。褚標見此光景。也知道自已肉莽。并不怪忙。對着巡捕官打了一恭。推著滿臉的笑。向巡捕說道。諸位老爺們。有所不知。咱有個至好的朋友。姓黃名叫天霸。現在施大人面前做中軍副將。咱特來尋他。叙談叙談。既是衙門內不許閒人擅進。就煩諸位派個人進去向黃天霸通報一聲。就說褚家莊褚標特來與他相會。一來與他叙談。二來給大人請安。咱就在這兒候信。再行進去便了。那巡捕官聽了這話。暗道。這老兒還與我們大人相識。又與咱們中軍是至好的朋友。看他這樣大概也是個強盜出身。咱們幸而不曾得罪於他。不然要被黃副將知道。咱們定然要討沒趣。巡捕官一面暗道。一面也帶笑答道。原來你老與咱們衙門裡黃老爺至好。咱們實在不知。倒多有得罪。但是黃老爺雖是督轅的中軍官兒。他却另有自己的衙門。除三八衙門。期來此辦公。平時却不在這裡。有時大人傳見他。纔來呢。咱們派個人領你老去到那巡捕官。即派了一名親兵帶領褚標向黃天霸衙門而去。褚標亦喝令莊丁。趕著驛車一同前來。不一會已到當由親兵到號房內。先說明原委。那當差的即通報進去。此時褚標站在大堂上立等。不過一刻。只聽裡面傳出一聲伺候。那衙門內兵役個個齊立兩旁。又見轅門開。黃天霸打從後閣後走出。趕著走到褚標面前。說道。老叔。遠來未曾迎接。多有得罪。請裡面坐罷。說著便打了一恭。隨即拉著褚標的手。一齊進入裡面。當由管儀門的人將後閣仍然關閉。黃天霸將褚標讓入書房。天霸重行過禮。彼此坐下。有家人獻了茶。天霸便問道。老叔行李現在何處。褚標道。現在大門外。還帶了一個莊丁。一輛驛車。天霸當即著人將行李等物搬進來。安放停當。又將牲口上槽喂料。車輛放在空屋。莊丁自有人照

應不必細說天霸又道自去臘月間與老叔別後不覺又過新年兩個月了。老叔精神是康健的此間大人亦時常念及老叔。亟思老叔到來談叙叙等一會兒小姪當同老叔去大人那裡。褚標道便是老叔也是時常念記大人。去年就要前來後因又是家中不無有些瑣事所以直到今日。昨因有個朋友從這裡經過到老叔那裡說及大人許多的好處實在難得老叔聽了此話恨不得即日就到看看大人的德政。今到此間看這城內的光景真是名不虛傳大人的德政自是好極了。還有那計賢姪李五哥關賢姪等人并張家媳婦想也都好。天霸道計大哥等人都好便是你老姪媳婦也好。說着就喚當差的道你快進去告訴太太說褚老爺子來了。叫太太出來見禮。褚標正欲担擔當差的已答應着進去不一會子張桂蘭帶着兩個丫鬟走了出來。褚標看見忙着起身張桂蘭已進了書房。先向褚標請叫了一聲這纔向上端端正正拜了兩拜。褚標已回了一禮。趕着攔住張桂蘭也就起來在對面下首坐定了。丫鬟立背後張桂蘭向褚標說道自去年在咱家裡見過老叔以後不覺又是半年了。時常念記你老人家。今日見了面你老人家的精神倒是怪好的。你老人家此來可在此多住些時。褚標道便是。咱也時常挂念你。自見你出嫁後半年多不見。今日見了。比你在咱家做閨女的時節越發出落的多了。我那老兄弟可有信來。他幾時來。此張桂蘭道咱爹不久尚有信到。說是三月底四月初定來。大概到此也不遠了。褚標道咱爹思與我那老兄弟談談。既是來得快咱便在此等他。張桂蘭道你老人家在這裡多住些時。好在咱爹也得快來。你老兩兄弟又談得來便住了一二年。也不為多。可是怠慢些你老人家。可不要見怪。褚標道天霸張桂蘭三人正在閒談。忽見有個當差的走到天霸面前說道回爺話現在門外有個小孩子年約十三四歲口稱姓賀名喚人傑他老子名叫天保說與爺是結拜的兄弟。這賀人傑是奉他母親之命特從山東前來見爺。說有話面稟爺選見他不見。欲知黃天霸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黃天霸仗義撫孤兒

施賢臣誠心留壯士

却說黃天霸叫當差的將賀人傑帶進來。那當差的答應着出去。一會子將賀人傑領進黃天霸遠遠看見。但見賀人傑年約十三四歲。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兩道蛾眉一雙俊眼高鼻梁潤口頭戴一頂童子冠一朵朱纓戰袍。頂門高插身穿一件月白湖縐灑花直裰。內襯大紅繡花緊身短襖。葱綠束腰長施至足下穿元色湖縐灑花棉褲。腳着薄底緋緞繡花快靴。滿臉忠義形容。渾身英雄氣概。大踏步跟着當差的走進書房。站定了脚步。望着當差的問道。誰是咱四叔父當差的便指了一指賀人傑。便搶三步走到黃天霸面前說道。咱姪兒賀人傑給叔父叩頭。說着叩下頭去。此時褚標張桂蘭二人見了這年幼英雄不由得極口的誇獎。獨有黃天霸見此情形不覺心內一酸。撲簌簌落下兩行英雄眼淚。哽咽着說道。姪兒罷了。且起來講話。賀人傑當即站起。黃天霸便指著褚標道。這是褚老英雄賢姪。當得以前祖父禮相見。賀人傑聽罷復又恭恭敬敬給褚標見過禮。站了起來。又指著張桂蘭問黃天霸道。這位是誰。黃天霸道此是你嬌嬌賀人傑聽罷又至張桂蘭面前說道。嬌嬌在上。姪兒有禮說着也叩下頭去。張桂蘭趕着還了半禮。即拉他起來。黃天霸便命賀人傑坐下。問道。你今年十幾歲了。賀人傑道今年十三歲。黃天霸道你母親康健麼。賀人傑道咱娘甚是康健。叫給叔父請安。黃天霸道你這小小年紀怎麼這老遠的路獨自前來。你母親怎麼放心的。賀人傑道咱娘聞得叔父現在已做了官。跟着施大人在此。因此咱

娘叫姪兒前來投奔叔父。請叔父在大人跟前圖個小小前程將來代皇帝家出點力。一來不負咱爹生前的志願。二來自己也可藉着叔父的力圖個功名。咱娘還叫給叔父講請叔父看姪兒是個孤兒。不要忘與咱爹結拜之義。就使姪兒有怎麼不好。請叔父看其年幼。只願當着叔父親生的兒子管束。將來好給姪兒成人。再施大人面前。也請叔父轉求大人。念咱爹生前有志向上。不意半途。遭逢慘死。未能報大人一些恩德。還懇大人看顧姪兒。好給姪兒代咱爹報大人的厚恩。黃天霸聽了這些話。心中甚是難受。就是褚標張桂蘭聽了。也覺代為歎惜。黃天霸道。咱與你父親雖是結拜義勝同胞。咱正恨不能遠顧姪兒。今既來此。咱自當格外照顧。但是你年紀太小。無事可做。且在咱這裡習學此武藝。再過兩年。等你大些。咱自當給你轉求大人。圖個前程。與你賀人傑道。叔父在上。不是姪兒放肆。敢出大言。若說武藝一層。雖不十分精熟。咱在家經咱娘教授了幾年。那槍刀棒棍。倒也會耍幾套。就是姪兒背後這一口單刀。是姪兒最心愛的一刻。不離身畔。叔父如果不信。姪兒請當面先試一試。若有不精之處。即請叔父指教。說着。站起身來。將那月白湖縐外單脫去。右手在背後。將單刀掣出。臉向着褚標。黃天霸。張桂蘭三人。說了一聲。放肆。撲一聲。如一陣旋風般。一個箭步。縱到院落在當中。站定。擺了架式。手執單刀。舞將起來。先還慢慢的飛舞。愈逼愈緊。直到末後。只見一道白光。盤旋上下。對面看不見人。褚標。黃天霸。張桂蘭三人。看到此處。齊聲喝采。道。小年紀有只刀法。真不愧了。喝采聲未完。賀人傑已收住刀。復打個箭步。跳入書房。以內說道。姪兒放肆。還求褚老爺子。叔父。嬌娘指教。褚標等再看賀人傑。面不改色。大家更自驚愛。却好當差的來請吃午飯。張桂蘭便辭入內室飲酒。之間。黃天霸又將賀天保當日在江都縣如何行刺。如何投順施公。如何勸撲天鵬等二人。改邪歸正。撲天鵬等立意不行。後來三雄絕義。賀天保被飛標打死。前後對褚標說了一遍。褚標道。老朽當日聽人傳說。賢姪逼死義嫂。砍死義兄。也怪賢姪不義。後來知道有那些情節。纔知賢姪是迫不得已。就便天保賢姪。也是一團美意。勸他們向上。爭奈他們恩將仇報。反忘了當年情義。將天保賢姪死於非命。今日看來。天保賢姪有這樣一個好小子。也不負他當日一番苦心。咱明日見着大人。倒要給人傑這孫兒在大人跟前竭力的保舉。求大人格外看顧。賀人傑聽這話。當即出了位。走到褚標跟前。請了個安。說道。老爺子。闕切褚標。趕着拉起來。便笑着對天霸道。這小子倒乖巧的。很有此武藝。有此聰明。將來不在你我之下。褚標極其稱贊。賀人傑重行入座。三人吃完了飯。黃天霸又叫當差的。將闕小西。李公然。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等人。請來當差的。分頭去請。一會子。闕小西等人。都到。統與褚標行過了禮。黃天霸又叫賀人傑與眾人行禮。皆以伯叔相稱。此時計全。尚署。龔榆。縣印。朱光祖。自幫同捉了毛如虎。他自有事。不在淮安。故未前來。大家挨次坐下。無非談敘些闊別的。話。後來說到闕小西娶了郝素玉的話。褚標頗代為歡喜。大家說說笑笑。不一會。已是日落。大家就在此痛飲。席間褚標對着眾人。甚誇賀人傑武藝高強。聰明伶俐。眾人也都自隨聲附和。飲酒已畢。眾人散去。天霸就請褚標在小書房安歇。將賀人傑帶入上房。又囑咐張桂蘭。妥為照顧。褚標到了小書房。便將帶來的土產取出來。叫人送了進去。又吩咐莊丁。明日先回驛車。仍帶回莊。吩咐已畢。這纔安寢。次早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換了服式。央着黃天霸一同到漕督衙門。見施公。請安。黃天霸答應。當即同褚標出了自己衙門。直望漕署而去。到了漕督衙內。黃天霸即進入裡面。見施公。請過早安。便將褚標求見的話。稟明。施公大喜。隨即請見。施安跑出來。見着褚標。彼此便先行。

了禮然後施安帶領褚標入內褚標一見施公便行下禮去施公趕著拉出道老英雄切不可如此且請起來褚標立起施公請他坐下便叫人獻上茶然後施公說道某時刻記念老英雄為何直至今日纔到褚標先將以上各情回答了一遍復又說道還求大人恕民人來遲之罪施公道老英雄說那裡話來但有一件老英雄既已到此可不能急急就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賀人傑神技取風旂

余成龍巧智盜印信

話說褚標既見施公談了一會施公便留褚標在淮安多住些時褚標本有此意今見施公實意相留也就當面答應當日施公就留褚標在衙門內吃午飯并將眾英雄齊集衙內招呼廚房備下兩席酒施公褚標黃天霸三人一桌關泰李昆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等一桌大家皆略分言情歡呼暢飲酒席中間施公談起往事道某初任江都巧逢賀義士改邪歸正因他一人後來引薦了許多豪傑其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賀義士之力也可惜賀義士中途猝遭慘死今日諸君皆身受國恩得皇上家官祿獨賀義士不能享受實是可歎黃天霸褚標二人正欲說賀人傑已來轉求施公照應難得施公先自說起却是絕好的機會當下褚標便開口說道賀天保中途慘死也是他命該使然仍蒙大人念念不忘足見大人恩高義重民人正為此事意欲轉求大人這是不敢啟齒施公聽了忙問道壯士有何事件只願說來大家斟酌便了褚標道只見賀天保死後留下一子名叫人傑彼時纔得六歲跟著賀天保的妻子撫養今年已十三歲了昨日由山東來此投黃副將適值民人先到黃副將衙門內見著這賀人傑年紀雖小頗有膽識民人當時以為他這小小年紀必然同著伴兒或是與他母親同來及至問他他說是奉母命一來因他父親受大人的大恩未嘗報答使他前來給大人請安藉圖報効二來知黃副將現已做官叫他投黃副將圖個前程因此辭了母親獨自到此黃副將聽他這話便與他道你這小小年紀前來給大人請安力圖報効則可若說投我國個前程我看你年紀又小力量又小有何甚處事可做呢不如且在這裡學習些武藝過了三五年等你武藝會了再說罷那知賀人傑聞了黃副將之言不由的發躁起來當即說道若說年紀小我已十三歲了若說武藝那刀槍棍棒雖不能精熟也還件件會使說者他就將外面大衣掀去在背後拔下單刀不由分說一個箭步跳入院落之中便使起刀來民人與黃副將看他舞了一刀却是刀法精純毫無破綻真不愧他誇口而且這小小年紀有此武藝有此胆識實在難得今早黃副將將本擬帶他前來給大人請安後來又怕冒昧意欲先稟知大人等大人示下之後再帶他來見現在既蒙大人提及他又親故此民人斗胆在大人面前稟知一切可否求大人示下喚他前來給大人請安施公聽了不由的笑容滿面因歎道賀義士雖死得有此子也算繼起有人了而且據老英雄說他的武藝高強自然真實不錯黃副將可即將他領來與某相見也算是故人之子了黃天霸聽了此言一面謝了施公一面答應出席而去走出轅門即拉了一匹馬跨上來一刻工夫的已是到了自己衙門黃天霸跳下馬來走入裡面不見賀人傑黃天霸正在詢問賀人傑已走進來望著天霸道叔父一人回來麼褚老爺子呢天霸道你趕快去換衣服張桂蘭已將他的衣服擎出一見賀人傑向他要他便遞給出來賀人傑接過穿好天霸又叫人備了一匹馬於是叔姪二人上馬而去到了轅門二人跳下馬來天霸在先人傑在後跟著進入書房黃天霸便叫人領給施公磕頭人傑即忙磕下頭去一連叩了三個頭起來復請了安站立一旁施公見人傑

一表非俗。滿臉的英雄氣概。心下甚是歡喜。便即喚人傑添上座頭。命人傑也入席。吃飲。人傑復給施公謝了座。又請了安然。後在天霸下首坐定。施公問道。你今年多大歲數。賀人傑道。十三歲。施公又道。本部堂纔聞諸老英雄說你的武藝很好。我看這小小年紀。有甚麼武藝。可對本部堂說來。賀人傑道。咱纔八歲。咱母親就教咱棍棒。後來到了十歲。咱娘又教咱刀槍。并教咱飛檐走壁。咱有時不肯學。咱娘就要打。咱還說爹是一身好武藝。又說咱這黃叔本領更了。咱學好了。武藝來見大人。求大人賞個官兒。給咱一來報咱爹報恩。二來咱好圖上進。因此刀槍棍棒都會。飛檐走壁也會。如果大人要試咱。咱便勉強使兩套。施公道。那院落中。棋杆上。那面順風旂。你可取得下來麼。賀人傑見說。掉轉頭一望。那使道謹遵大人吩咐。說罷。轉了身。他已一個箭步。到了院落。施公與諸標等人。齊向外觀看。只見賀人傑如猴兒上樹般。已是上了棋杆頂上。再一轉眼。賀人傑已將順風旂。取在手中。又復輕轉身。驅用了個猿猴登枝架式。將兩隻脚倒挂在棋杆斗子上。面手中執着順風旂。迎風舞了一回。復將身子向後一縮。又向前這一縱。便如燕兒穿簾一般。說時遲。那時快。賀人傑已由棋杆上穿入廳前。脚踏實地。彼時施公見賀人傑由那棋杆上平穿下來。口裡雖然喝采。心裡却甚為担驚。及至賀人傑已到了面前。又見他請了個安。雙手將順風旂呈上。不但施公極口讚賞。就是諸標黃天霸等人。個個無不驚訝。當下施公一面叫賀人傑入座。一面叫施安去取十兩銀子賞他。買一套衣服。黃天霸又叫賀人傑謝了。施公道。這纔八歲。施公因歎道。賀義士義勇半生。今得有此子。雖在黃泉亦當含笑。本部堂自當另眼看待。即黃賢弟亦要加意撫育。不負當年結義之情。黃天霸亦即唯唯道。末將敢不遵命。於是大家暢飲。直至日落。始散。諸標賀人傑仍自回天霸衙中。關小西也自回本署。李昆等仍在本衙門當差。從來樂極生憂。是一定不移之道。只因施公自放了總漕。從出京來。直至到了淮安沿途上訪。擊的那些惡棍。土豪。強梁。大盜。實在不少。怎能一律肅清。且說淮安府東北與海州交界地方。有座高山。這山名叫做摩天嶺。這摩天嶺高與天齊。巉岩峭壁。實是險峻。內中有夥強人為首的。姓余名喚成龍。率領着頭目。嚟囉在此佔據。平時并不刻掠往來過客。常門打劫。那等富貴人家。因此左右頗為安靜。這余成龍見者一身本領。飛檐走壁。無一不精。聞得施公左右能人甚多。他偏要顯顯本領。因此前來盜取印信。畢竟印信能否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施賢臣去失印信

眾英雄議訪強人

却說施公正在書房秉燭觀書。忽見由廳外送進簡帖一個。施公取過來一看。見上面寫着過天星。特借印信一用。日後著人去取。施公看罷大驚。一面飭令施安去守印信。一面飛傳黃天霸李昆等人。少時黃天霸等齊集。就連諸標也跟進來。施公即將簡帖與大家看了。諸標忙問道。大人可當差人去。看印信沒有。施公道。已著施安去看守了。諸標不勝驚訝。道。大人中了。那人投石問路的計了。施公道。怎麼為投石問路。諸標道。來人本不知印信在於何處。所以投此簡帖。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視。他却無法可想。今已著人去看了。領了他去。印信必失無疑。正議論間。忽聽東首一片聲喧。報稱有火。諸標等趕緊前去。看視。乃是東首耳房前面。廳戶紙燒着。無甚緊要。黃天霸等知道衙門內有了強人。正擬分頭去捉。一眼瞧見施安也在那裡張羅救火。諸標忙問道。施大爺你看視印信如何。施安道。剛纔看了。絲毫沒動。諸標道。你又中他的計了。你再去看看。施安聽說。即刻飛奔前去。看視。見那印信仍擺在那裡。只是上面銅鎖已落了下來。

施安忙將印箱開了。望裡一看。這吃一驚。非同小可。果然一顆黃金印已不在箱內。施安忙著跑出來告知眾人。黃天霸等一聞此言。一個個竄上房屋四面尋找。那裡有何影响。大家只得下來。此時已將四鼓。施公便命眾人暫且散去。到了次日一早。黃天霸仍到衙門內聚議。訪拿強寇。黃天霸纔進衙門。只見施安送上一枝弩箭。黃天霸接過一看。只見箭桿上寫著余成龍三個小字。黃天霸看罷。便問施安道。施賢弟。你這枝箭從那裡得來。施安道。今早咱去登廁。走花園門首經過。順便到花園內去看看。纔進得園門。只見太湖石上橫著一枝箭。咱便拾起來。一看。見箭桿上有余成龍三字。且等大人起來。送給大人看過。再說罷。此時施公恐有人出來。便喚施安當即進去。伺候施公梳洗已畢。便將拾取弩箭的話細細回明。施公便問道。黃副將曾進來麼。施安道。來了。施公便命請進來。施安答應去。請黃天霸。聞施公呼喚。趕著同了李昆。關太李七。侯何路通。金大力等人。一齊到了書房。給施公請了早安。施公命大家坐下。然後說道。剛纔據施安說。在花園內太湖石上拾了一枝弩箭。箭桿上有余成龍三字。本部堂仔細思來。這余成龍一定是個武藝高強的人。昨夜來盜印信的。十分就是他。了眾位賢弟。可有知道這余成龍是何等樣人。住在何處的麼。大家聽了。俱各面面相覷。不能回答。黃天霸道。昨夜來盜印信的那人。據末將看來。定是那余成龍無疑。惟這余成龍。末將等尚未聽見這個名字。也不知住在何處。或者是後起的。亦未可知。好在褚標現在這裡待末將回去問問褚標。或者他可以知道。施公道。賢弟此話甚合吾意。不必要賢弟回去。就請褚老英雄進來。大家商議便了。說著。就命人去請一會子褚標。已到給施公請過安。坐下。施公便將施安拾到弩箭的話告訴褚標。一遍褚標道。但這余成龍。民人雖有些曉得。却不甚清楚。不知果是此人。不是。數年前曾聞人說。離此淮安東北與海州交界。逼近東海口地面。有座摩天嶺。那摩天嶺上有夥強人為首的。說是姓余。其人武藝高強。慣會飛檐走壁。而且常使弩箭暗器。平時却不劫掠往來客眾。打聽有那富貴人家。或是為官的。贓物要被他知道。了畫則明。搶夜則暗。刻定然剝掠一空。還有一件。周圍百里之內。他并不騷擾。如此其居心。可想而知。大人的印信。若果是被他盜去。他一定有個用意。不是聞大人手下有許多能人。他賭作氣。偏要前來試試眾人的本領。就是效張桂蘭盜金牌的事。不然。他豈不知大人為官清正。他要來此盜取印信呢。施公聽了這番話。連連點頭。說道。老英雄所見。甚是有理。但印信既為他盜去。必得設法取回。纔好褚標正欲回答。那黃天霸聽說不由的氣往上撞。那怕他三頭六臂。咱也要將他擒來。取回印信。褚標見說道。黃天霸發躁。趕著攔道。老賢姪。你總是這樣性躁。凡事總須計議而行。況且我雖這樣說法。也料不定就是摩天嶺上那個姓余的盜去。萬一不是。老賢姪。你又便如何。依我的愚見。明日可請一人先去。那裡打聽清楚。如果真是他盜去。咱們再設法向他要回。能再說他改邪歸正。投順大人。更好。若不能如願。就將他擒來。問罪。亦未為晚。若倚著自己性子。一味好勝。明知老賢姪的本領不在人下。要知強人更有強人。高手更有高手。何能自恃己勇。蔑視一切。如此莽撞。甚至誤却大事。也未可知。施公聽說極稱道。老英雄所說。真是在情理。黃賢弟。勇固之餘。見識究竟不足。此時黃天霸被褚標說了這一番的話。已是退下火去。便向褚標說道。依老叔所說。須先派人前去打聽。但是印信是要緊的物件。有碍大人前程。須得趕緊去取回。不能遲緩。時日究竟應派何人去打聽呢。褚標道。諸位老兄弟。老賢姪。可不要怪老朽多事。摩天嶺這一踏。老朽却要在大人前討個差。一來聊報大人的恩德。二來幫幫諸位忙。等打聽的確。咱即回來送信。

諸位不知以為然否。施公說道：「某本擬相煩老英雄去走一跑，只是不便奉請，難得老英雄不辭勞苦，某即一切奉託大家見施公一口應允，又重託了褚標。大家皆有些暗暗不平之意，却又不能形於面色。」一來碍著施公不敢違拗，二來褚標究竟是個前輩，當下議論已畢，各人散出衙門。褚標仍與黃天霸同回到了衙門。褚標即打點包裹，帶了防身兵器，預備前行。黃天霸進入裡，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張桂蘭緩語勸人傑

褚壯士暗地訪成龍

話說黃天霸回了衙門，將褚標極稱余成龍武藝高強，自己討差去摩天嶺的話，告訴了張桂蘭。一遍彼時張桂蘭并未有甚不憤，但道褚老叔既是討差前去，他自有他的把握。老爺雖不懼人，能得褚老叔將印信討回，也省却許多事件。老爺何必有不平呢？黃天霸聽了，也只得以無言。此時賈人傑也在旁邊先聽黃天霸那一番言語，已是不平的，狼及見張桂蘭又說出這些話來，實在按納不下，便厲聲說道：「嬌娘此言差矣。我叔父自隨大人以來，立了多少功勞，捉了多少強寇，江湖上誰不知叔父武藝高強？今日大人失去印信，如叔父再去取回這件功勞，定是不小。褚老爺子到此，不過頑要頑要，他便要奪我叔父的功勞，其實甘心不得，就便叔父容納得下，姪兒也不肯將這件功勞讓與褚老爺子。那怕那余成龍三頭六臂，不要叔父去就憑著姪兒一人，若不將那印信盜回，把余成龍捉住，誓不見叔父。嬌娘之面，褚老爺子未免欺人太甚了。」說罷，獨自忿忿不已。黃天霸、張桂蘭二人聽了此話，心下頗為喜悅，皆道：「他年紀雖小，志氣甚大，當即勸道：『這小小年紀，知道甚麼世情？褚老爺子他是一片盛意，我且讓著他三分。爾何得如此粗莽？是在背地說褚老爺子不知道，若叫他聽見了，豈不給他遭怪？若說你的武藝高強，究竟力量不足，安知余成龍是何等樣人？連我褚老爺子尚且叫我不去，他要見機而行，何況你是他的孫兒輩呢？以後切不可如此要給大人知道。』」一定要說你不遵命，若見罪下來，如何担当得起？況且你母親使你到此，雖說叫你來投你叔父，你叔父與我自然把你作子姪般看待，不然固屬對不起你母親，也對不起你爹爹。但是無論何事，你即要圖前程，總要仰仗大人的恩德。大人若見罪下來，就是你叔父也不能為力。還有一說：你爹爹死後，你母親只有你一個兒子，將來養老送終，全靠在你身上。你若前去摩天嶺，能將那姓余的捉住，把印信取回，自然名震一世，萬一敵不過那姓余的，開出別的亂子來，不但我們對不起你母親，即是你也對不起你母親。那時叫你母親怎樣呢？姪兒你是個極聰明，又極乖巧的人，好寶貝兒，聽你嬌娘的話，賈人傑聽了張桂蘭一番言語，纔將一盆旺旺的火熄下去，這且不表。再說褚標在施公前討了差，便同黃天霸回來，後也不耽擱，打了個小小的包裹，帶了幾兩散碎銀子，又將防身的兵器藏好，當即出了淮安城，直望摩天嶺而去。不過一日路程，已至海州交界，當即尋了客店住下。褚標即與店小二閒談起來，先說無關緊要的話，慢慢問道：「小二，俺問你這裡有摩天嶺，走那裡去離此還有多遠？」那店小二道：「你老問這摩天嶺是幹甚麼呢？褚標道：『咱有個親戚住在那兒，咱去尋親戚去呢。』」店小二道：「摩天嶺就在東北，離此還有十來里，就到了褚標又道：『咱聞這摩天嶺上有強盜，可不是麼？』」那小二又道：「嶺上強盜雖有，是不打劫客商，而且那個大王為人最好，摩天嶺左近一帶，凡那沒衣沒食的窮民，山上大王還有時給他們的衣食，從來不與人為難。褚標道：『你道他不打劫客商，他這錢從那裡來？』」

呢店小二道聽說是從遠方打劫來的皆是一些賍錢褚標道那大王名喚甚麼呢店小二道那山上共有三個大王大大王姓余名成龍綽號過天星二大王姓陸名文豹綽號錢背漢三大王姓任名喚任勇綽號穿山甲皆是全身武藝飛檐走壁無一不能褚標問這三個道大王有多大年紀了店小二道據人說都在二十來歲褚標聽說心下大喜暗道那印信定是他盜去了咱既到此莫如前去會他先以利害說之却看他如何回答再作商議主意想定又吃了些麵飯此時已是日落住檢了一間住房歇息一夜次早起來梳洗已畢喚小二打了一角酒取了兩塊麵餅獨自吃過便將兵器藏好又將包裹寄交店小二道咱去看看親戚就來這個包裹暫押寄下房飯錢待咱回來再算店小二答應將包裹接去褚標大踏步出了客店直望摩天嶺而去不一會已至褚標抬頭一看見那摩天嶺甚是高險四面皆是峭壁巉岩山頂上有十來間房屋在山的左首有一條石路由山根下直達山頂約有五里之遙半山有一道欄柵上面釘著許多三棱釘柵裡面有些些人看守在那裡褚標在山前一帶看了一遍復繞至山腳背後又看了一遍只是看不到頭原來這摩天嶺背後便是海口不通旱道雖有出路非船不能上山褚標察看已畢復到山前順著石路走上山去剛至柵門裡面就有人問道來者是誰可通名來好報與大王知道褚標答道煩你向你家大王說聲就說咱海州褚標慕名前來拜望井有要話面談當下嚙囉開說即去通報余成龍聞說便向陸文豹任勇說道這褚標此來定有緣故咱們若不見他還道咱們胆怯莫若將他請進來看他說甚麼話咱們再作商議陸文豹道咱素聞褚標是江湖上的老前輩此人頗有聲名武藝亦很下得去就是他那口單刀亦實在不弱忽然到此非訪暴咱們的名兒來定然有別的緣故余成龍道賢弟有所不知這褚標現在施公那裡與黃天霸等人同在一起今日此來一定為前日愚兄幹的那件事咱們且將他迎接上來再說便了因此就叫嚙囉排隊相迎余成龍三人也換了衣服迎出來褚標在柵門外等了一會正在著急忽見柵門大開裡面一隊隊走出有二百多囉囉末後有三個少年人當首一人身長七尺向開頭戴一頂英雄冠身穿一件月白洒花直裰脚著烏緞粉底靴面如滿月眼若流星灣灣的兩道濃眉大鼻梁潤口後跟著一個身長也有七尺淡黃色面皮一雙怪眼兩道掃帚眉尖鼻梁飄飄兒身穿元色直裰脚登薄底快靴末後一人却是個五短身材黑漆漆一個圓臉一雙環眼兩道濃眉生得頗為粗笨褚標看罷正欲上前打話只見那為首的已迎至面前雙手一拱一聲高道褚老英雄到此我等有失遠迎多有得罪說著就邀褚標進入柵門褚標亦回道便是老夫亦久慕大名拜訪來遲亦望恕罪但不知那位是余賢弟那寬寬的答道豈敢在下便是褚標亦望余成龍拱了拱手余成龍便與褚標進內一會子已至廳上彼此重行過禮褚標又與陸文豹任勇兩人通了姓名這纔坐下余成龍首先問道聞得老英雄一向皆在總漕施公那裡同黃天霸等人幫著施公建立功業除暴安民今日老英雄何以有暇光降的嚙褚標聽說知道余成龍已知自己的來意便道老夫久慕賢弟的大名早要來此拜訪只因承總漕施大人不棄留在衙門幫同照料前數日內衙門內出了一件事施大人的印信忽然被人盜去當時追捕不著後來拾得一枝弩箭那箭上寫著大名因此老夫知道是賢弟前去故意賣弄武藝將印信取來所以今日特地前來索取但不知賢弟肯肯見還欲知余成龍果肯交還印信并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余成龍激走褚標

賀人傑智誘任勇

却說褚標向余成龍索取印信。余成龍道：「施公印信，却現在這裡。」老英雄此來，非是某等有却大面。不過當日議取印信的時節，在這山上設了一座凌虛樓，預備將來把印信取回存在這凌虛樓上。為的是素聞黃天霸武藝高強，隨著施大人建了許多功勞，立了許多事業。我們江湖上綠林中的朋友，不知被他害了多少。我等去取印信，並非要害施公，亦非假詞。給那江湖綠林中的朋友圖個報復。只因要與天霸比試，比試我能將印信盜來，他再能將印信盜去。我等甘心拜服，他是天下的第一個好漢。雖使我等拜他為師，我等也甘心情願。若他沒有這等本領，不能將印信盜回，我等要這印信也無用處。便叫他口稱小輩，拜求上山。我等也可將印信取出，交給他回去消差。我等並無他意。不過要與天霸比一比手段罷了。褚標道：「賢弟言之差矣。黃天霸又與賢弟毫無意見。賢弟等又說並無他意。今日將印信盜來，這是此舉。在老漢看來，並非與天霸過不去。真是與施大人過不去。這印信是聖上賜與施大人，施大人失了印信，聖上知道，必然要見罪於他。黃天霸雖在那裡當差，大人失了印信，他尋得著，固是他的功勞。就便尋不著，他也没有甚麼大罪。不過難為施大人罷了。賢弟等與施大人平日又無意見，這是何苦作此舉呢？若說要與天霸比試，比試自古好漢愛好漢，猩猩惜猩猩。你既慕他的名，改一日等老漢帶領他來，或是請賢弟等到淮安去，與他們比試。比試又何必借作這個事兒，挾制呢？還有一說，實不相瞞。老漢末來之先，黃天霸早要到。此是老漢再三阻攔，并在施大人面前討了這個差使，以為賴著老面子與賢弟說個三言兩句。叫賢弟將印信送來，一來免得黃天霸與賢弟傷了和氣。二來老漢也可在施大人面前要個臉兒。我看賢弟也是個英雄，好漢。老漢既來，又在施大人面前誇了口，非是老漢太弱，懼怕賢弟。諒賢弟等也該知道，能於把個臉面即時將印信送交出來。咱們認個好朋友，以後還得來往來往。如果一定執意，老漢雖不能遽傷和氣，那施大人却也未必好惹的。就將黃天霸去開他，那裡素來有名武藝出眾的，也還不少。賢弟雖有此山，素恐怕各人都到賢弟，也不過易於維持勢成騎虎。那時老漢也不好過問了。賢弟還請三思。余成龍道：「老英雄言之差矣。我等既有成議，何能不踐前言？非是我等不看老英雄大面，爭奈凌虛樓既建造不易，又因我等既將那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高難有却，只道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見笑於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他手下能人甚多。老英雄這句說，更覺有些錯了。除非我等在先不作此事。既作此事，難道還怕懼不曾任那施公難惹？手下能人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放著我這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還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朋友，不必因此反臉。褚標聽了這番話，已是氣望上撞，恨不得即刻拔出刀來，與他等爭個高下。復一思想，因道：「賢弟等既是不看老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老漢亦不能勉強，就便勉強賢弟等不信老漢的話，也是枉然。老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要悔恨余成龍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這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標辭去。余成龍等送至山下，而別褚標回至客店，算明房飯錢，取了包裹，仍回淮安。送信暫且不表。再說賀人傑被張桂蘭勸了一頓，當時雖默默不語，後來獨自暗想：「道我奉了母親之命，前來投我黃叔，叔要娶少立點功勞，圖個小小前程。現在眼見得有此機會，我也好借此圖個前程。叔父嬌娘不讓我，我去好不悶煞人也。我何不瞞著叔父嬌娘，悄悄

悄的前去一躍將那印信盜回也可顯顯我的本領。主意想定。吃過晚飯。乘著張桂蘭不在房內。便悄悄將夜衣。靠單刀偷去。放在一旁。等到黃天霸張桂蘭睡熟。他便換了夜行衣。又將隨身衣服。打了個包裹。繫在背後。又將那單刀暗藏在身旁。賀人傑還有個絕技。慣使金錢標。能在黑夜打人百步之內。百發百中。時將三鼓。賀人傑悄悄開了廳門。施展出飛檐走壁之能。由後院牆繞越而出。所幸無一人知道。他更心中大喜。便大踏步順了方向。直望摩天嶺而去。在路行了兩日。已離摩天嶺不遠。就在左近。進了客店。吃了些飯食。先與店小二談了一會。又問了摩天嶺上一番光景。這見那店小二答道。摩天嶺上現有三位大王。甚是利害。大大王姓余名成龍。二大王姓陸名文豹。三大王姓名勇。這三個人皆是武藝高強。本嶺出眾。聞得前數日。還將施大人的印信盜來。藏在嶺上。小客官。你想看。總遭施大人那裡。是。多少能人。那印信尚且被他盜去。何況你這小客官。不過十來歲。就有大本領。可以抵當得住。那三個強人。終不然。白白的將命送在那裡。這是何苦。賀人傑聽了這一番話。暗自好笑。只得勉強說道。極承指教。說罷。將房飯錢算還。攜了包裹。出了店門。直望摩天嶺而去。走了半日。已到嶺上。便望寨柵門前行去。却好這日是任勇巡哨。剛至柵門。猛見山下走上一個幼年小子。但見頭戴元色湖縐。酒花包腦。周圍安著一排雪亮鏡光。頂門上打著一個英雄結。身穿元色衣褲。腳著薄底快靴。背後結束著一個包裹。胯下藏著一柄單刀。雪白面孔。兩道濃眉。一雙秀眼。高鼻梁。潤口約有十三四歲年紀。任勇看罷。暗自稱羨。便大聲喝道。來者何人。敢探咱爺爺山寨。賀人傑止住。往前走。忽聽裡面有人喝問。也使喝道。上面聽著。咱爺爺。乃山東四大霸天。賀天保之子。賀人傑是也。爾是何人。可是山寨之主麼。快通名來。小爺爺有話要講。任勇答道。咱便是第三寨主。任勇的便是。爾既聞咱爺爺大名。有何話講。即便進來。賀人傑道。此間非講話之所。快開寨門。讓咱進去。與你說話。任勇聽罷。即著小嘍囉開了柵門。賀人傑大踏步走入。望著那任勇拱一拱手。說。請了任勇。也回了一回。復問道。有何話講。請道其詳。賀人傑道。一言難盡。若寨主不棄。請至裡面細陳衷腸。此時任勇不知何意。也就將賀人傑邀入裡面。賀人傑重行施禮。這纔彼此坐下。賀人傑當下開口說道。在下向聞大名。未經識面。剛纔多多得罪。尚求見容。但在下祖籍山東。父親賀天保。同稱四大霸天。江湖上誰人不曉。祇因黃天霸投順了。賊官施不全。他口口說著富貴功名。忘却當年結義。勒逼我父親投順。我父親初則不肯。繼則看結義之情。勉強相從。黃天霸又逼著我父親往獨虎營去。說我天鵬飛。天豹二位叔父。怎奈我天鵬兩位叔父。不從黃天霸。就殺死飛天豹。逼死我兩位嫡娘。撲天鵬。雖然逃走。他心中却疑我父親忘絕結義之情。後來狹路相逢。撲天鵬暗用飛爪。將我父親打死。雖說撲天鵬後亦被黃天霸所殺。總之不為黃天霸結義。我父親叔父嫡母。如何得死。彼時在下纔交六歲。可憐我母親撫養我成人。今年已是十三歲了。此種父仇。如何不報。立無勢因此。竭誠不遠千里來投寨下。若念江湖上義氣。即望收留。願助一臂之力。去捉賊官。同擒天霸。報仇雪恨。若不肯收留。即便告辭。去投他處。再圖報復。不敢勉強。任勇聽了這一番話。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余成龍誤留賀人傑

施賢臣獨遣李公然

却說任勇聽了賀人傑一番假話。心中疑惑不定。欲便留住。又恐余成龍陸文豹不肯。欲待不留。又深愛賀人傑小小年紀。有些胆識。只

得叫賀人傑權且等待。與余成龍陸文豹商量當面，再定行止。當下賀人傑便在外廂暫行歇下。任勇隨即進內，將以上的話與余成龍陸文豹二人說明。余成龍道：「這小子現在何處？」任勇道：「現在外面。」小弟因不敢自主，特地稟明兩位哥哥，如可收留，小弟便帶他進來。若還不，就便叫他投別處。余成龍道：「這小子你曾問他多大年紀？」任勇道：「小弟也曾問過了。今年一十三歲，倒生得伶俐乖巧。余成龍道：「你曾問他會甚武藝？」任勇道：「小弟却不曾問得。但見他腰間藏一口單刀，想來精知一二。」余成龍道：「既然如此，且帶他來看。」再作計議。任勇答應，復至外間，將賀人傑帶進大寨。賀人傑站立身軀，望著余成龍、陸文豹兩個，行了禮。余成龍看見賀人傑年紀雖小，頗有英雄氣概，也自暗喜。因道：「這小孩子多大年紀了？」到此处，因何事？賀人傑道：「後輩今年纔交一十三歲，只因圖報父仇，不遠千里而來。竭誠投効，望助我一臂之力。」余成龍道：「據你所言，要報父仇，但是你父親賀天保係死在撲天鵬手內，並非黃天霸害死，何得冤屈好人，就便你父親果為黃天霸所害，要知他的武藝高強，施不全防護甚嚴，何能便去報仇雪恨？」賀人傑道：「大王言之差矣。若說咱父親不是黃天霸所害，反說他是好人，是大王名為江湖上朋友，最重的義氣，實與黃天霸一類，即不肯幫著後輩去報父仇。那江湖上被黃天霸所害，不知多少。」大王獨不念危死孤悲，物傷其類，麼？若說黃天霸武藝高強，難道他真個是三頭六臂，雖後輩年幼，不能力敵，有大王的英勇，何患不能？今大王感稱他本領高強，不但無心幫助後輩，全那江湖的義氣，是直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若說那賊官施不全防護甚嚴，前聞丟失金牌，即係一女子盜去，女流之輩，尚且有此胆量，何況大王四海知名，在後輩看來，施不全防備雖嚴，亦不在大王意下。但恐大王無意於此，只得藉此相推。後輩亦不能勉強而行，只好再投他往了。」余成龍聽了此話，正欲收留，忽然心中一動，便大聲喝道：「好大胆的小畜生，看你這小小年紀，胆敢在爺爺前膝下，混得那賊官指使，叫你來探虛實，還敢來瞞混爺爺。麼？下面聽著，速將這小畜生押去斬了。」但見賀人傑並不驚駭，復怒目而視，曰：「大王既不見容，復相疑忌，某父仇固不可報，反落不美之名。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與其身遭冤屈，不若勿頸自明。」我死之後，有那知道的，亦不免恥笑大王不顧義氣，不知好人，但存疑忌之心，這煞孤兒，自刎破江湖上唾罵說罷，「噯」的一聲，將腰下所藏的單刀抽出，即向頸上刎去。當時任勇在旁，趕即上前，將刀奪住。余成龍亦出位，向賀人傑道：「前言不過相戲，何必認真？」咱大胆叫聲賢姪，你若果真為報父仇而來，咱自當同助賢姪一臂之力。但是賢姪亦不可稍懷二心。賀人傑道：「父仇不共戴天，既承叔父等見容，何得心懷異志？請叔父等放心。」余成龍聽罷，大喜。當下讓賀人傑坐下，又與賀人傑談論些武藝。賀人傑又使了一回刀法了，却不敢過顯手段，十分本領，尚留著三分。要使余成龍等不為防備，由此賀人傑暫且住下，端尋得便，即將印信盜回。在施公前立功。余成龍只因誤留了賀人傑，以致打破虛樓，燒毀摩天嶺。到後來，身首異處，明正典刑。此是後話，暫且不表。再說黃天霸與張桂蘭次日起來，不見了賀人傑，又見廳門大開，知道賀人傑負氣而走，必然往摩天嶺去盜印信。當下黃天霸都是大喜，以為這小孩子有此胆量，有此武藝，將來大有作用。却又甚憂此去摩天嶺，雖不過三日路程，沿途却無妨碍，但聞得余成龍頗有武藝，他若負著長氣，萬一被余成龍所算，如何對得起我哥哥？自思，自想，只得仍回上房，說與張桂蘭知道。張桂蘭聽說，頗代作急。二人商量畢，天霸用過早點，即便望曹督衙門而來。却好施公已經升帳。黃天霸先與眾人見過，說明賀人傑黑夜逃出來，往摩天嶺去投余成龍，盜回

印信。大家皆為質人傑擔憂。因須趕去方保無虞。黃天霸道：「正為此要回明大人。親自向前去。正說話間。見施安出來問道：『黃老爺今早曾來大人要傳見問話。』」黃天霸聞說。即便同施安進內。先給施公請了安。站在一旁。施公道：「前日褚老英雄前去摩天嶺。訪那余成龍。不知究竟如何。印信可能取得回來。使我好放心不下。黃天霸道：『正為此事。』」黃天霸道：「大人祇因質天保之子人傑。因大人失去印信。他便負氣欲往。將余成龍捉住。印信盜回。未將見他年幼。恐非余成龍等敵手。竭力攔阻。未將之妻張桂蘭亦竭力阻止。他彼時雖未前去。等到夜半。他竟私自越牆而去。未將等全然不知。今早天明。却纔知道。因此稟明大人。未將欲親去一走。恐這小孩子有失。未將便對不起質天保。特來申明求賞一行。施公聞言。又驚又喜。因道：『黃賢弟親自前去。固是好極。免得小英雄有失。但本部堂這裡何人保護。在本部堂看來。好在褚老英雄現在那裡。質人傑雖然前去。褚老英雄必然是見面的。萬一質人傑與那姓余的交手起來。褚老英雄斷無不幫助之理。在本部堂之意。黃賢弟去。且從緩。』」若使李五賢弟前去一探。便知分曉。而且這質人傑年紀雖小。他那一番舉止。動靜不是個一莽之夫。此去必有計謀。本部堂印信由他取回。亦未可知。更兼他武藝出眾。又有褚老英雄這事。斷無妨碍。黃天霸見說。亦不便再言。只得站在一旁。心中却是狠不放心。施公因立傳李公然。進內。將上項話說了一遍。李公然那敢怠慢。立刻收拾出了衙門。直望摩天嶺而去。走有十里路。只見褚標迎面回來。李公然趕上一步。便先問道：「褚老叔所辦之事。如何。曾看見質人傑麼。褚標道：『你怎麼問我這話。我不曾見有此人。』」李公然便將質人傑私往摩天嶺的話說了一遍。褚標頗為驚恐。復又將余成龍建造凌虛樓。藏收印信。定要黃天霸來取。不肯送還的話。亦告知李公然。二人談了一會。李公然復請褚標同往摩天嶺一走。褚標當即答應。二人趕前進。不一會已到山脚下面。正要分路。忽然見一人好似質人傑模樣。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李公然再往摩天嶺

質人傑夜探凌虛樓

却說李公然拉着褚標。望嶺上看去。分毫不錯。李公然因遞了個暗號。質人傑聽見暗號。知道是自家。人也遞了暗號。下來說道：『雁兒落。下海灘去了。』李公然聽說。知道叫他在僻靜處等候。有話面說。心中大喜。即拉着褚標望山後行來。走了有半里多路。但見一帶樹林濃陰密布。甚為僻靜。二人入林內坐下。歇息。約有半個時辰。只見質人傑也入林來。大家一見。好不歡喜。質人傑便與褚標李公然行過禮。然後坐下。望褚標說道：『孫兒自那日大人失去印信。當時孫兒就前來。後因黃叔父與嫡母二人再三攔阻。不肯放行。不然與老爺子同來。也可會會那姓余的。是甚麼緣由。氣悶不過。只得黑夜暗暗出來。打算到此。定然碰著老爺子。彼此有個幫手。及至到了山下。細細打聽。知道老爺子說他不信。已經回去。淮安孫兒暗想。既已到此。終不然還自回去。算空跑一跑。不曾又恐怕那姓余的。果然利害。孫兒敵不過他。不但無功。反要見罪。因此想了個法兒。前去騙他。假說黃叔父只圖富貴功名。不願當年結義。逼死爹爹等人。特地前來請他。助一臂之力。前去報仇。雪恨。余成龍等被我一片假言。把他說的居然相信。便留我在山寨內頑耍。還說等過兩年。再給我做個頭目。共圖大事。我這兩日已將他嶺上出入門路看了個熟悉。惟有那藏印信的所在。叫做凌虛樓。但聽說這樓上四面皆有消息。若不知道路徑。踏著消息。便是死路。我今日已與那姓任的說過。叫他帶我到樓上去看看。他已答應。等我將這凌虛樓探看清楚。得便就將印信盜回。前

去見大人立功今日老爺子與伯父前來却好天假其便。最好在附近客店暫住一兩天。一經將凌虛樓路徑探明便悄悄地前來把信就請老爺子或李伯父赴往淮安稟明大人即日請黃叔父與諸位伯父叔父。發兵前來捉拿強人燒毀山寨。但是印信包在我身上。這回便是了。此間不便耽擱早晚便來送信。還有一層老爺子所住客店的門首却要做個暗記。以便孫兒見着標李昆二人聽賀人傑這一番說話。實在誇獎他有見識。因道看你這小年紀倒做出這一番出色驚人事來。你可牢記我等住的客店門口有石灰手拍印的便是。那裡一經探實即便前來。一來免得大人與你叔父擔憂。二來也可早去立功領賞。此去小心要緊。莫要畫虎不成反被他害。切記切記。賀人傑答應隨即起身告辭匆匆而去。諸標李昆也就越路而行。離這摩大廟約有二里多路。已至諸標前次住的那個客店。諸標就這店內歇下。那店小二見是熟客便上來照應。一切二人飲酒中間皆談講賀人傑有見識有胆量將來不在你我之下。飲酒已畢。諸標即與李昆出店閒逛。便就在石灰店內買了點石灰暗暗的在客店門口打了一個手印。然後進店安歇。專等賀人傑送信前來。不表再說賀人傑別了諸標再入山寨。還是如兩日以前的一樣各處頑耍。余成龍等亦愛他少年英勇。聽他自便却好走到凌虛樓前。遇見余成龍從樓上下來。賀人傑故作不知。站立一旁。等余成龍走到面前。賀人傑上前說道。叔父這樓造得狠好。姪兒來了幾日。時常聽見任叔父誇獎這樓的妙處。姪兒急想上去頑耍。頑耍任叔父只不許。姪兒獨自上去。說是這樓上有甚麼消息。如果說路機關便要死於非命。請問叔父究竟這樓上有何消息。當日造這樓竟為着何事。請叔父告知。姪兒以便知道。此中與妙。余成龍道。賢姪有所不知。今既問我便告訴你。也諒無妨。只因三年前那鳳凰嶺張七的女兒張桂蘭盜去施不全那個賊官的金牌。後來被黃天霸前往鳳凰嶺討回。張桂蘭又許配黃天霸為妻。我聽見此話。其為負氣。因此造了這座凌虛樓。共計三層。將施不全那賊官的印信盜來。藏在第一層上面。指明要黃天霸來取。在賢姪未到前一日。施不全那裡就着諸標那老兒前來問說。叫咱講些交情。看諸老兒薄面。將那印信交出。他從中講和。兩不相擾。咱却未曾應允。並叫他帶信。速令黃天霸前來。自取。却把那老兒氣走了。但是那老兒一走。必然回到淮安。說明此事。黃天霸聽說此話。兩三日內必定前來。眼見得黃天霸那小子不久要死於這樓上。賀人傑又問道。叔父講了一會。姪兒還是不明白。白怎麼黃天霸上了這樓。就要死的。別人到這樓上就不死。麼。余成龍道。姪兒你那裡知道。不是黃天霸到這樓上就要死。別人就不死。要死只因這樓四面皆有消息。知道路徑的便不會死。不知道的便要送命。黃天霸從來到此地。現在要取那賊官的印信。如何不來。既來却又不知這樓的路徑。不是就要死麼。賀人傑道。照叔父所言。黃天霸不來則已。既來定要死的。果真如此。不但叔父宿氣可消。就便姪兒寬恨也算報了。但是姪兒有一件可慮。若黃天霸前來盜那印信。料不定不與他廝殺。在三位叔父。這樓上。路徑是熟的。固然不怕。萬一那時叔父等湊手不及。姪兒與他交手起來。這樓上路徑姪兒又不熟。不是白白將一條性命送在這樓上麼。余成龍道。賢姪之怕。萬一那時叔父等湊手不及。姪兒與他交手起來。這樓上路徑姪兒又不熟。不是白白將一條性命送在這樓上麼。余成龍道。賢姪之言甚是有理。你就隨我到這樓上去看一看。把那路徑認明。以備一時的緩急。賀人傑心中大喜。當時就與余成龍走上樓去。由那胡梯走上一層層的。共計有三十六層。上了樓面。迎著胡梯有一黑漆板門。半掩半開。余成龍都不進去。偏從板門側首胡梯左邊月亮門走進。賀人傑問道。為何不走這正門。偏從這小門進去。却是何故。余成龍見問。便轉身走到黑板門口。先將右腳在門外站定。後將左腳送

入門內輕輕的在樓板上踏了一路只聽響一聲一塊板滾了下去。賀人傑走到跟前望滾下板一看。但見下面漆黑無光。深不見底。余成龍道：「這下面便叫做陷人坑。不知道的。都從這門進去。踏著這滾板。人就落下去了。不要刀殺槍刺。他便活活餓死。」賀人傑看罷。隨著余成龍走入月亮門。向左首轉了三四個輪匙灣。纔到第一層樓面。但見樓面當中設著一座硃漆神龕。龕後有兩扇暗門。余成龍將暗門一推。吱呀一聲。開下。二人進去。仍在左首轉了一個灣。却是胡梯。由下至上。只有二十四層。也有黑漆板門。兩扇左首也有月亮門。一個却不從月亮門進去。偏從正門走入。賀人傑又問道：「因何這一層又不從月亮門走呢？」余成龍道：「這叫做疑兵計。萬一有人上來。知道頭一層是從月亮門走進的。到了第二層。定然仍是如此。他就上當了。這第三層的月亮門內。也裝著滾板。下面盡是套索。有人落下。就被套索縛了。」賀人傑答應。二人走入正門。便是第二層樓面。中間也設著神龕。胡梯都不在龕內。由神龕背後有一小門。門內裝作胡梯。也是二十四層。上得樓來。但見四面牆樑俱皆關閉。賀人傑便去開那牆樑。並無格鬥。鈎搭。只是開不下來。余成龍見賀人傑不知。此中消息。便道：「賢姪。我開與你看。」說著。用手在東首柱子上。將機關一按。只見牆格全開。余成龍便望中樑上一指。道：「賢姪。你看那盒子內。便是賤官施不全的印信了。」賀人傑抬頭一看。只見中懸一盒。四面皆是鉄絲做成的細網。任他神仙也飛不出。此鉄網賀人傑暗暗記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出五續施公案清列傳卷二

第九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壯士回署領兵

話說賀人傑將余成龍誘入凌虛樓。探明路徑。并知印信懸掛中樑。上面一一謹記。復與余成龍在樓上耍了一會。然後同下樓來。又將轉灣抹角。暗埋的消息。所在到處記明。遂與余成龍回到廳上。却好陸文豹任勇也在那裡。便大家坐下。賀人傑又對着余成龍。感誇凌虛樓如何險峻。如何奧妙。余成龍見賀人傑極口誇獎自己。也喜不自勝。因誇道：「賢姪。不是咱誇這大口。那班官的印信。藏在那裡。任你黃天霸三頭六臂。到了此地。也算他到望鄉臺了。」隨時余成龍等。即命擺酒。彼此暢飲。歡呼而散。到了夜半。賀人傑乘大家睡熟。獨自起來。換了夜行衣。靠手執朴刀。藏了金錢標。悄悄的來到凌虛樓上。先將四面一看。見那看守樓門及打更的小嘍囉。俱已睡着。他便展出來。飛檐走壁的武藝。撥開樓門。復將樓門掩起。捏著步上了胡梯。記者路徑。走到第一層樓面。真是身如飛燕。毫無聲息。彼時不敢怠慢。復至第二層上面。略為喘息。便向第三層而來。到了三層上面。先將火光一閃。認定中樑。右首一個箭步。縱上神龕。略一墊脚。復望上一縱。將右手搭在中樑。隨將兩脚一縮。一灣腰。將兩脚在梁上掛定。變了個猿猴登枝的架落。左手執刀。右手便去摘那印信的盒子。正欲摘下。忽然想道：「我此時若即取下。如何得下此嶺。不能下嶺。事必洩漏。事一洩漏。不但印信復失。連我的性命難保。好在此樓上已熟悉。取回印信。則又何難。莫若且待數天明。日先去報知約定日期。叫褚老爺子同李伯父趕回。誰安。黑明大人等。我黃叔父等人到來。約定行事。裡應外合。還怕這三個狗強盜捉拿不住。」印信失去不成。麼主意。想定。隨即由樓上跳下。輕輕貼立樓面。復將各處門扇窗格。關閉。停妥一層層走下樓來。開了樓門。復又四面一看。見看守樓門的。仍然睡着。即打更的。已走了出去。幸喜一人都未覺。賀人傑趕着一溜